



三國志
魏 陳壽撰

98
4997
15



4997
15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撰述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
純南郡太守

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至大辟暨陽不以爲言

按下文此時暨父兄
已死幾字可疑

三國志

魏書二十四韓暨

一

昭和十六年二月八日
市島謙吉氏贈



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食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孰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二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

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祀石音

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祀注曰宗祀所以藏主石室者

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案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渙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

服葬爲土藏謚曰恭侯

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
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
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
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
猶不害於民况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
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
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
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
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

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
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
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
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
所闕特賜溫明秘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
子肇嗣肇薨子邦嗣

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爲
野王令有稱績爲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爲新
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錄高陽太守錄
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晉諸公贊曰自暨以

負禾作真

張

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
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
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謚為嗣弱冠為
秘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壽少子蔚亦有器望
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
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貧無車馬單
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
步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
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

張陟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
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仗節
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
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
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
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

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 魏名臣奏
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
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

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之謬充備部職
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
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
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
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
爲効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僞以
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
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
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
報國不勝悽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

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
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
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
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爲幽
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
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皆父之
子

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
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爲尚書令以
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爲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在乎其人

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之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

牧一作特非

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
長以此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
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齋
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封安
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臣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譏魏封三公
其失同也

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
城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
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

及字卷衍

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祇以春秋傳言立
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
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
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
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
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
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
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
復重祀於非族也

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

深

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
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
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寔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
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
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
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
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
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
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

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
見其不知量也

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孝侯
子述嗣

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為入亮濟趙王
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
率而疎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
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
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

高柔
高柔

鬼書二百 崔林

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哂乎予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

生靖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

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

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
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為管長縣中素聞
其名軒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
有非猶尚容之况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
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墮之以并州叛柔
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軒令史處法允
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倉曹屬

魏氏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
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
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

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
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
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
反魏國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
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舜流四
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
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
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
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
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

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眾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

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

延福宏遠

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
過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
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
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
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
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
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
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
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
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入

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
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
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請臺遣使者承
指至廷尉考竟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
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
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
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
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
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
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

政允迪，獻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措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

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相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

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直精養神專
靜爲寶如此則益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
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
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請校事言
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
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所
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
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
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
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

受敕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
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弱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
乃詔曰孝哉弘也其願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
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
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
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懸
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
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
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
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罔

國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
 齋金屑飲冕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室
 孫盛曰聞五帝無詰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
 則盟誓之言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
 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禱則鷗鳥不下况信
 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猶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
 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
 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詐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
 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誅羹隗囂捐
 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實

委誠取在求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
 道近鑒狡肆御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
 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
 則不恭可斂在於一朝包哮可屈膝於象魏矣何
 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
 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
 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屛冀或半之暫益自不
 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拏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
 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非
 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

莫或半之暫益六
 字疑

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悌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入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爲失也臣松之以爲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爲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螭魅之象而躡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典非防近世况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爲非矣柔

判作剖

謂見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爲何謂若云猜防爲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在者生死也見之爲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左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旣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爲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旣已大有所誣且自古以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是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見應殺將以還防若言之亦死不亦死

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若趙楫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于古今此比蓋為不少是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開良嘆哀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

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

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
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
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
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
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
所食十二萬頭其鵲鴉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
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
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
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

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
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
汝夫不與人存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
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
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
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予文曰自以單貧初不
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
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
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
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卽得其屍詔書復盈

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宜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等字疑衍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宜茂少

與中丞同疑有脫誤

禮

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司空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指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

奸

為字疑

亮

使還為閭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
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
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明帝左修宮室而節
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
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
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
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
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為大將軍宜得良佐
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直
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

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眾來侵寇時州兵休使
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且及暮將
士死傷過半禮犯躡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
顧身賊眾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為死事者
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緇帛亡者家無以入身徵
拜少府出為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
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
芮待文王而子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
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所加以復楚又墟墓或
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

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刑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分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郇以馬丹候為驗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眾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

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按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眾人多以為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眾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懼也禮

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又為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為入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勵志太祖召為丞相文學掾出為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文帝

踐阼入為尚書郎廷尉監出為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冷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王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虞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邪王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

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
 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為
 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
 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為從事中郎遷為尚書
 出為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
 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
 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
 觀守法乃徙為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
 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為尚書加駙馬都尉高
 貴鄉公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為右

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
 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
 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稿
 不設盟器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惔嗣咸熙中開建
 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惔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在職流稱崔林簡樸
 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仇厲王觀清勁貞白
 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
 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疾矣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

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

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荅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

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

愚 曹

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

三國志 魏書 辛毗 二

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
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
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
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
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
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
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
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
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

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
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
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
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
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
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
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
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
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
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

臣不能置之左右。願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滄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

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况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唯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

此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辛毗 四

三國志 魏書 四
穎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
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
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
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
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
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
其高節者邪允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
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
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
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

爲衛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
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
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
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
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辨使後
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
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
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
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

三國志 魏書 四

小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臣松之以為

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所以祖宗為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略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

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
意而每屈於毗

亮卒復還為衛尉薨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
內太守

世語曰敞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
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傅曰憲英聰明有才鑒
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
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
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
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
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
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
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
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
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
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
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入道不直此舉
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
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所以無

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
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所也
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
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
獲於義逮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
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
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
季毋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
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
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

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
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
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
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
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名
偉章次曾與阜俱爲涼州從事

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詐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
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

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疆終不能於
 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
 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
 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為太僕其子康代為刺史辟阜
 為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
 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
 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
 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為之備隴上
 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舍卒為備不
 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

閻溫

計一本作意

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而張魯又
 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
 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
 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
 道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為超所殺於是刺史太
 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
 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
 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
 卒遣入講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
 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

姜叙
叙母

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叙家見叙
母及叙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叙曰何為乃爾
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
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縣豈獨阜之憂責一州
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
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讐易圖耳叙母慨然
救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
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
岳拜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
年九月與叙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

梁寬等

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
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
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示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
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
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
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
義當紕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
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
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
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

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皇甫謐烈女傳曰姜叙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叙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乞寧歸西因過到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叙舉室感悲叙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嘗之不

以餘年累汝也因敕叙與阜參議許諾分入使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叙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叙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叙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叙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叙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為叙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叙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叙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 臣松之案謐稱阜為叙姑子而本傳云叙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

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為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殺引刃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溷麻而被之藪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味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

傳

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掘口灌之良久迺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着布鞬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繡蔽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饑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隨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已用然

差趙二事
並可傳

諸夏一本作中夏

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譙終日異欲信
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
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
得人涼州土馬迺可與諸夏爭鋒不可不謹也楊
深感之以為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
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
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凡何異
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
為重况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
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還

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
超卒殺異于夙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
奇異輒參焉

太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
轉武都太守郡瀼蜀漢阜請依冀遂故事安之而已
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
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
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
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在於廣坐
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

齊明盛服
除此更無
軀身法非
痛故也

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
以逼下辨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
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
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
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
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
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襦被縹綾半袂袖
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
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
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

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
勤功務畢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
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絺此皆能聘令聞
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
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
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
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
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
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
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

三國志
魏書
卷五十五
楊阜

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
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
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
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
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
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謂送小女
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
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
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
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

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
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聞得密表，先
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闡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
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
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
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
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
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
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聞者諸
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閱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

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存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
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
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
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
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
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卓議以爲
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
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
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

大臣語

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
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
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
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卓又上疏欲
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
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卓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
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
卓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
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卓上疏曰文皇帝武宣
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

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戒，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

魏臣奏疏
漸類西京

猶恐失之不風，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入。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入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管作宮室，無存已，特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是

臣松之以為忠至之道，以去已為理，是以匡救其惡，不為身計，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為已，豈為國哉。斯言也，豈不

傷讜烈之義為一表之病乎

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

按史記趙王教廷非秦筆可疑

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各悌而呵之隆拔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岳臨臣各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掾後為歷城侯徵文學轉為相徵遭太祖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為堂陽長以選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

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
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
賜爵關內侯

魏略曰太史上漢曆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
晦爲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
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技偉
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
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
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

王不徵刑文武之明德忽公且之聖制既鑄大錢又
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
反周德以衰良史託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
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
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
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
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
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
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

三國志 卷之五十五 高堂隆
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
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
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
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
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修德
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
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
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鑿故譴告
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
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

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
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然今
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
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
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相
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
京相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祿乃夷越
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相梁災其後
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
厭也孔子曰災者條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入君是

嘉禾

以聖主觀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
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
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蕙莆~~本~~必
生此也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
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
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
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
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
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
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

直言

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
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觀災
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
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
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
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
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
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
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
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五 高堂隆
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
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
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
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
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
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
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
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
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
龍華飾過前天擘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于紫

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
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
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道
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
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
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
同風回音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
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
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
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

是異一本作易非

飾

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
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
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
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禁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
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易
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
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
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
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
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

墉

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
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
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
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
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
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
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
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絲治之績用不成乃

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兢兢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

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想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九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

可作禮疏

按劉備時久
而此上書云
備德政可疑

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
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眾，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
不治玩好，動吝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
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
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
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
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哀彼疲弊而取之
不難乎？苟如此，則所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
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

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
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
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
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
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
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
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
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
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
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

見折減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
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
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
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
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
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
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
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
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膾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
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

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
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
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
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
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
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
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
奄忽忠款不暇臣之丹誠豈惟曾子廢陛下少垂省
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
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

願

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
 繼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笑
 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
 以若所為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冰作氷其不可
 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
 尺土莫非其有二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
 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
 然癸辛之徒恃其膂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
 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
 安漢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

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
 人皆明王之庸也且當六國之曠天下殷熾秦既兼
 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
 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
 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
 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
 越巫對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
 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
 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
 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

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某時鎮撫皇畿翼亮
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
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
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
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
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
生廉追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審審匪躬如何微
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邠古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
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疆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
令薄葬斂以時服

倅
追一本作

亦似漢語

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
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勳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
審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
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
傾其高堂隆之謂也

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
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
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
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
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

蘇林
秦靜

三國志

魏書二十五 高堂隆

三

按秦坑儒時荀卿已死可疑

作人雅化

以經術明
拾青紫趨
終不明

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
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
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左今宿生
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
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
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
士辭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
有詩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
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
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

祖世歷縣令

潛宗彥皇見應璩書林

棧潛

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為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
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
云宗子維城無狎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
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取之
憂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
帝將立郭貴嬪為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
時眾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
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天子

高世隆

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於太祖濟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玃玃，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豪積銍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苑之穢，豐鹿兔之藪。

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于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殺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由枝幹既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俊人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為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

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
 任又非且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
 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詆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
 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
 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
 者歟

三國志

